



李白像(马睿临)

《古风其十九·西上莲花山》：“安史之乱”让洛阳成人间地狱(下)

□马睿

李白诗 寻踪 ④

洛阳本是一座文化之城，“安史之乱”让洛阳遭受了空前浩劫，这场战乱不仅让人民备受战争痛苦，也使皇室损失惨重。在“安史之乱”中，洛阳城内众多宫殿、亭台、官署被焚毁殆尽。

壹

空前浩劫 经史典籍亡散殆尽

睿真皇后沈氏，是唐肃宗的儿媳、唐代宗的妻子、唐德宗的母亲。开元末年，她被选入东宫，嫁给广平王李豫即后来的唐代宗。天宝元年(742年)，生下李适，也就是后来的唐德宗。叛军攻破潼关后，唐玄宗匆忙逃往蜀地，许多皇室成员都因来不及跟随，而被叛军俘虏，沈氏也被押往洛阳。后来，唐代宗率兵收复洛阳时，还与沈氏见过一面，但没来得及送回长安(今陕西西安)。不久，史思明再次攻占洛阳后，沈氏不知生死。代宗、德宗父子曾多次派人寻找，可十多年都没能找到(刘昫《旧唐书》；宋祁《新唐书》)。在战乱之际，连皇帝的儿媳都性命难保，普通官女、民女更不知道有多少被叛军掳掠、奸淫和杀害。

唐王朝在洛阳建有太庙九室，供奉唐朝历代祖先的神主(牌位)，共二十六座。安禄山占领洛阳后，把太庙改作军营，把牌位全部丢弃在街巷(刘昫《旧唐书》)，被协律郎尹铎偷偷收藏保存下来。史思明第二次攻陷洛阳后，这些牌位又被丢弃。所幸被东京留守卢正己募得(刘昫《旧唐书》)。在古人眼里，祖宗的牌位乃重要礼器，牌位被毁相当于是被人挖了祖坟。杜甫诗中描述说：“往在西京日，胡来满彤宫。中宵焚九庙，云汉为之红。解瓦飞十里，总帷纷曾空。疚心惜木主，一一灰悲风”(杜甫《往在》)。连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室祖宗牌位都落到如此地步，其他设施便可想而知了。一直到唐肃宗乾元元年(758年)“夏四月……辛亥，九庙成，备法驾自长安殿迎九庙神主入新庙。”(刘昫《旧唐书》)，这才算勉强挽回了点儿朝廷的颜面。同时，洛阳城内众多宫殿、亭台、官署也被焚毁殆尽。时隔多年之后，大诗人杜甫回忆起洛阳的惨状，沉痛地写道：“洛阳宫殿烧焚尽，宗庙新除狐兔穴”(杜甫《忆昔》之二)。

洛阳本是一座文化之城，这场叛乱让文化也遭受了空前浩劫。安禄山目不识丁，史思明勉强能作一些打油诗(丁用晖《太平广记》)，他们手下的将士大多也是文盲或半文盲。叛军占领洛阳后，公私典籍，大多沦丧。文臣儒生不是遇难就是被俘投降，苟且偷生。“禄山之祸，两京所藏，一为灾埃。官膳私褚，丧脱几尽”(宋祁《新唐书》)。

唐朝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文化建设。唐朝建立初期，继承和接收了八万九千多卷、一万四千四百多部隋朝藏书。唐太宗贞观年间，在魏征、虞世南、颜师古等秘书监官员的推动下，又专门在全国广泛征集图书。到唐玄宗时，曾下诏向民间借抄皇家所没有的各种“奇书”。唐玄宗开元五年(717年)，任命昭文馆学士、秘书监马怀素为“修图书使”，在洛阳整理皇室图书。马怀素去世后，玄宗又命元行冲代行其职。最



今日河南洛阳白马寺。新华社发

《古风其十九·西上莲花山》

西上莲花山，迢迢见明星。
素手把芙蓉，虚步蹑太清。
霓裳曳广带，飘拂升天行。
邀我登云台，高揖卫叔卿。
恍恍与之去，驾鸿凌紫冥。
俯视洛阳川，茫茫走胡兵。
流血涂野草，豺狼尽冠缨。

终，于开元九年(721年)整理完毕，编成《群书四部录》二百卷，著录图书二千六百五十五部，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，该书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其中有总序、各序和各书题解，完整地记录了当时洛阳的藏书。

当初，唐玄宗为了方便官员查阅，在洛阳紫薇宫乾元殿的东廊设置了房间，专门收藏历代文献典籍。开元六年(718年)八月十四日，玄宗偕“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书，无不叹骇”(王应麟《玉海》)。后来，玄宗又命毋煚(ji ōng)编了一部长达四十卷的《古今书录》，共登记各类书籍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。结果，“禄山之乱，两都覆没。乾元旧籍，亡散殆尽”(刘昫《旧唐书》)。

国子监，是唐王朝的最高教育机构，长安、洛阳均设有国子监，合称“东西两监”。从唐高宗、武则天时期，到唐玄宗开元前期，进士及第而享有文名的，大多系两监生徒出身。考生若不经历两监就学，则深以为耻(王定保《唐摭言》)。但是“自安史之乱，国子监室堂颓坏，军士多借居之”(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)。以至于“儒硕解散，国学毁废。生徒无鼓舞之志，博士有倚席之讥，马厩园蔬，殆恐及此”(李绹《请崇国学疏》《全唐文》)。

贰

惨遭劫掠 众多古迹建筑被烧毁

武则天时期，曾专门在洛阳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明堂，用于举行重大祭祀活动。李白曾写过一篇《明堂赋》，盛赞其宏伟壮观。叛军占领洛阳后，史思明登上明堂，面对高大庄严的建筑群竟说：“好大一间房子！”当他看到明堂内陈列的用于祭祀的大鼎后，居然说：“正好用

来煮物料。”当叛军撤走后，明堂与慈阁全部被烧毁(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)。

唐玄宗非常热爱音乐和艺术，曾经专门设立“梨园”。但是，“洎从离乱，礼寺隳颓。篋篋既移，警鼓莫辨。梨园弟子，半已奔亡。乐府歌章，咸皆丧坠”(段安杰《乐府杂序录》)。安禄山占领长安后，大肆搜捕文武百官、太监、官女、乐工和骑士。每积攒够了一百人，便派兵押送到洛阳。在这些人中，安禄山特别在意乐工。他把这几百名乐工全部集中在洛阳凝碧池，召集手下的将领、官员，把皇宫里面的珍宝全部摆出来陈列。当音乐开始演奏时，梨园乐工们一个个眼泪汪汪，低头呜咽。不觉间歌不成声，舞不成态。叛军即使拔出刀剑相威胁，依然无法制止乐工们的哭声。这时，乐工雷海清把乐器扔在地上，向着西边长安的方向放声痛哭。一边哭一边大骂安禄山恩将仇报、罪恶滔天。叛军大怒，当即将他绑在戏马殿的柱子上肢解示众，在场的乐工莫不痛哭流涕(郑处海《太平广记》)。

当时，著名大诗人王维也不幸被俘，被囚禁在洛阳菩提寺。他听说此事后，悲恸不已，提笔写道：“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僚何日更朝天。秋槐叶落空宫里，凝碧池头奏管弦”(王维《菩提寺禁，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，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，私成口号诵示裴迪》)。

不仅如此，洛阳城内的宗教场所也未能幸免。起初，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，便与回纥约定：“收复京城之日，土地与男子归唐朝，金帛与女人全部归回纥。”收复长安后，回纥叶护要抢掠长安。广平王李豫跪在叶护马前说：“现在刚收复了长安，如果大肆抢掠，那么洛阳百姓就会为叛军死守，难以再攻取，希望到洛阳后再履行约定。”回纥叶护吃惊地跳下马回拜，并跪下来捧着广平王的脚，说：“我当率军为殿下立刻前往东京”(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)。

正是靠唐代宗的机智和大度，才保住了长安。但洛阳的运气就没这么好了，唐回联军收复洛阳后，回纥军士在全城大肆抢掠。当时，许多百姓、妇女、僧侣都逃到保善寺、白马二寺的佛塔上避难，回纥士兵便纵火焚烧佛塔，近万人被活活烧死。不仅洛阳惨遭浩劫，就连附近的汝州、郑州乡间，也被回纥士兵抢掠一空，“皆无完庐”(宋祁《新唐书》)。道教是唐朝的国教，历代皇帝在

洛阳不仅兴建了大量道观，还收藏了许多道教典籍。安禄山破城之后，“两京秘藏，多遭焚烧”(杜光庭《历代崇道记》)。

叁

目睹暴行 李白赋诗表达沉痛感情

战争一起，不光是人民遭殃，连动物都跟着倒霉。唐玄宗逃到西蜀后，安禄山把长安皇宫中的车辇、乐器、歌舞、衣服全部搜罗一空，并且胁迫御用乐工们牵引御苑内的犀牛、大象、舞马，统统押往洛阳。为了显示自己是“天命所归”，安禄山便在洛阳大设声乐，邀请了许多幽燕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前来观赏。安禄山欺骗他们说：“吾当有天下，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，见吾必拜舞。鸟兽尚知天命有所归，何况人乎？”于是左右乐工牵引这些犀牛、大象来到庭前。结果，这些动物全都“瞪目愤怒，略无拜舞者。”安禄山大怒，命人把它们全部囚禁到槛牢中，用烈火焚烧，以刀槊刺杀，血流数丈，乐工们见了无不掩面而泣(姚汝能《安禄山事迹》；郑处海《明皇杂录》；刘恂《岭表异录》)。

唐代宗宝应元年(762年)十月，在回纥军队的帮助下，唐军再次收复了洛阳。饱经摧残的洛阳人民，却迎来了一次更大的劫难。回纥士兵入城之后，大肆掳掠，死者万计，大火在城中烧了十多天都未熄灭。更可恶的是，官军竟然把洛阳列为“贼境”，放纵士兵足足抢掠了三个月之久。连老百姓身上的衣裳都被扒光，只好穿着纸糊的衣服遮挡身体(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)。

李白在洛阳不仅有许多道友、诗友和酒友，而且还购置有宅子(曾慥《类说》卷十二引徐铉《稽神录》之“李白旧宅酒榭”条)、造过酒楼(《忆旧游，寄淮郡元参军》)、听过音乐(《春夜洛城闻笛》)、拜过寺庙(《秋夜宿龙门香山寺》)、逛过书肆(吕温《上官昭容书楼歌》)……并居住过很长时间，故而对洛阳怀有很深的感情。

除了个人感情外，李白还有一种历史情怀。唐代贞观、开元时期，公卿贵戚纷纷在洛阳修建别墅园林，大约有一千余座。在经历安史之乱和唐末五代的战乱后，全部化为灰烬。北宋文学家李格非(李清照之父)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园圃之废兴，洛阳盛衰之候也。且天下之治乱，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”(李格非《书洛阳名园记后》)。李白正是从洛阳的惨状联想到天下的惨状，从洛阳的痛苦联想到天下的痛苦，从洛阳的兴衰联想到天下的兴衰。

李白这首《古风其十九·西上莲花山》，写于唐玄宗天宝十五载(756年)初春。当时，他在洛阳一带目睹了叛军的残暴行径，西入函谷关，上华山避乱。次年春天，又南奔安徽宣州(郁贤皓《安史之乱初期李白行踪新探索》)。在诗的前半部分，全是描写神仙、仙女等飘渺虚无之词。可到了结尾处，李白突然笔锋一转：“俯视洛阳川，茫茫走胡兵。流血涂野草，豺狼尽冠缨。”美妙的天界与黑暗的人间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李白一生以天下为己任，尽管不受朝廷重用，但他内心深处始终未能忘记国家的命运与人民的苦难。